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洲集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王明

方洲集卷十四

明 張寧 撰

序

林節婦無價珍詩卷序

無價珍美節婦也節婦為吳興王景賢之女年十九適里人林英方九日而林竟以事死於官節婦誓不再從未幾其娣亦以孀居願守家法迄今三十餘年所志無

愧其亦希世之君子乎里之人多詠歌之久而成卷吾師雲壑先生題其首曰無價珍友人徐文裕以舅氏之故請言申其義予惟天下之物可寶者衆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人皆得而有焉獨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雖什伯千萬舍曰欲之而不可得今富家翁好事泥車瓦狗無籍百千以貯玩樂然閨門失禮往往弗貸豈愛名節不如愛物耶雖罄所有不可得也夫以富家欲罄所有而不可得則中下之家所以得此者豈十百千萬之致耶

蓋非不可得其身不可得其心耳彼珠翠可以悅吾目文錦可以華吾躬子女可以養吾生婢侍可以足吾用不此之取而乃甘於餓死溝壑者何也不動心也惟其不可動是以不可得昔豫讓為臣智伯死無後吞炭漆身伏橋塗廁必欲報讐而後已斯時也使襄子購以千金之價果可易其心耶噫智伯無後則豫讓之忠無望於智伯矣林氏無子則節婦之心亦無望於林氏矣以無望於人之心而視珠翠文錦子女婢侍吾見其雖多

弗為矣嗚呼節婦一女子而能守正不虧化及宗室使人擬之於無價彼漢之揚雄晉之馮道唐之王魏宋之范質之類徒以席珍待價出事其君一旦變面易辭略無愧怍曾一婦人之不如尚何足直耶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難愈可見矣無價之珍豈過稱哉雖然婦人以身事人與之同生而同死故夫死稱為未亡人必至於亡斯可矣文裕其勉之他日必有為立傳者

荆樹春芳詩序

同邑劉公韞將出塔於外兄公瑞慮其壯有室且遠於父母兄弟置一卷題為荊樹春芳率群從言詩以規助之徵文重其義予惟親親之心人所固有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純一無偽之本心也自夫情好相更欲飲食欲衣服欲富貴心雖雜焉尚思與兄弟俱何也欲出於已也及乎少艾之欲一萌斯時也雖有飲食衣服富貴兄弟茍無故必思與妻子俱何也昔之欲吾所自欲今之欲又生於欲欲交欲則亦引之而已矣

欲或不遂然後分門割戶思濟其欲甚至處兄弟與塗
人等親親之恩蕩然無復存者此無他治家無法而私
欲之情勝也今公謳家教有方累世同爨為海鹽望族
猶茆榛莽斷不生於謝氏庭下令而後欲將熾矣尚思
古人無欲之道未能無也則思寡之寡而猶未能也寧
欲所自欲而勿使欲又生欲庶幾親親之恩不昧而荆
樹之詩可用之鄉人矣雖然田氏之荆欲分而不果苟
有欲分之心已不能善其始不果亦幸焉耳君子為道

豈可幸存乎哉謹始善終斯可矣公韞其戒之

送臧把總指揮序

懷遠將軍臧君以朝命提總浙東海道及期將代還海寧衛昭勇將軍王君縉以同事之久遠致書於予徵文以贈之且曰君臨政不苛刻不縱弛上之人既以才任用矣下之懷其德者亦彌甚焉然則君其善於用武者乎人之談武事者率曰兵以威克非嚴猛無濟繇是諸道兵未迫於外而勞於內者衆矣不知彼倭之種落僻

居野島不達中國事宜不受酋長約束既無南下牧馬之師又不敢有西向長驅之心不得已而乘間掠民貨財以蘇殘喘耳譬猶狗鼠為盜雖甚猾黠不過襲人不意善兵者惟設險謹守之而已守之過於嚴非守也帳下無怨士則内固守之過於寛非守也將士無惰容則外懼内固外懼而猶重門擊柝以待之雖對壘相望保無咎也况彼固欲乘間者乎今將軍既不苛刻又不縱弛善備倭者莫此若也其内必固其外必懼所謂未廹於

外而勞於內者必無失雖然持令執信所以守常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兵家運用之妙固不可以小勝敗為將略之全尚當立定厥功以成其大者則將軍之名不特見稱於浙東也予未識君不能盡悉其實謹以是復吾王君云

送怡上人序

自佛法入中國歷漢唐宋元及我皇明上下千餘年根株既深枝蔓益衍排之者雖屢而歸之者愈衆造之者

甚鮮而求之者愈力其為教高固難能也如此彼歸而求之者固宜與之盤旋其不歸而求者乃亦與之遊不舍則釋氏接於人者必有可愛將不以其道而得之其所居清雅可憩也其言語和悅可聽也其行止恩懃可近也其往來無子男婢御若禮之有内外其交際無矛盾劒珮若小人之以勢利是可愛者也是不歸而求者之所以與遊也邑有大剎曰天寧古稱多聞僧有號印庵者始繼其舊而增修之寺益崇顯今年冬所司以其徒

怡庵主之所與遊者徵文以賀予嘗讀韓子之送文暢者矣又嘗讀柳子之送文暢者矣韓子告之以道也柳子贈之以文也文固道之顯也若柳子則不歸不求而與之遊者也怡庵當入座之暇徐取二儒書觀之則知諸君所與遊之意而吾所以贈子者亦在是矣若夫秘密圓通有可以警覺冥途者自有不立文字者知之吾固弗能道也

物外心詩文卷序

存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聖人以身為萬物之則故凡高下大小幽遐顯隱必本於吾心虛靈知覺之運行然後舉得其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者也自夫世變民漓聖人之道不行君子任於物故勞而不息小人役於物故溺而不返勞者弊而溺者敗尚其事者始有物外之思焉其心曰今夫水止之則清泛之則濁泛不止則洩久則竭清其本而泛之濁者物使之也其於人也亦然內搖其精外勞其形而明神耗焉疾病生焉且人之

為人也食其食者死其事身先人者憂亦先於人上焉者聖賢是也吾如彼乎哉下焉者則役於物矣彼如我乎哉富貴若大夢功名㸐指間吾何以此而撓吾心哉恒當遨遊於湖山風月托興於書畫文字寄跡於斯而不泥於斯人知之囂囂人不知亦囂囂世上事與我了不相涉物外期可久也云爾而已上清有羽士楊姓而號熙春者年青而行恪貌恭而氣完善畫水墨山水壬戌中來遊吾鄉與父黨劉仲通善既而别去者幾十年歲

已已復見舊遊相見歡如平生仲通喜其真能外形骸脫羈束如其言遂製圖成卷署首為物外心歌五七言詩以贈之謂予嘗相知退使為之序

晚香亭詩序

治牆瞿麥之外今菊譜所載至七十餘種頃見吳門老圃言華有數變者豈時好之異而風土亦移歟吾友王君宗勲讀書識理道善吟咏常樹菊別圃中積歲有園之半好事者題其居為晚香亭當夫衆芳摇落原野蕭

條高過尋丈大若圍拱者俱謝消歇此華獨能以如許之資傲睨歲寒延佇風景不為晨霜曉露改柯易節山林丘壑養才勵節者何限其臨清風對落日不知與幾千百思食其味思有用於時玩其華思有賁於身誦屈原之騷則思忠貞讀東坡之賦則思困佚其窮也思益堅其老也思益壯凡所以鬱於心而起於思者豈止傷遲莫驚物候而已哉此君子所以善觀物也雖然養才勵節吾所當為必托物而自見者蓋將有所因也蓋才

未養節未勵而徒曰菊哉菊哉何取於菊也昔韓魏公九日與僚佐燕北門有詩曰不羞老圃秋容淡更看寒花晚節香識者知公莫年之高然不知其何學何事始能為此言也賦晚香之詩顧舉此為宗勲勉餘何益於朋友哉

梅溪書屋序

書所以載道也其至者有六經四書之文其言皆弘妙而淵懿周密而精純渾渾焉噩噩焉而相為備具未始

致意於文字也後世不深於其道而務學為其文且求與竝傳也爰始立異為高袪陳為新稱矛盾執枘鑿於門戶之外者日且數人非不知是之難能也其心以為不若是則無以成一家言而寘喙於作者之列是以尚虛無者其說誕言功利者其說競名道術者其說僭專藝文者其說浮務記誦者其說冗其有不違於道者非六經之羽翼則四書之藩蘺也嗟夫非適道者其能不惑於多岐也難矣故後世之知道者亦鮮矣餘姚有盧

生者讀書好古著為文詞自少其所學將求便地以事藏修所居梅溪之上清流茂樹延佇森列平生所得六經百氏之書悉貯其中可謂有志於學者矣予方昧於所從不知生之所務進者其於前所云何如也或者則曰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為大儒者予以為於無所不讀之中而知其有所不當讀斯可謂善讀書者也矧此尤為通儒碩士之所宜言非始學之的而何以為生之勸哉生歸取六經四書讀而明之徐考百氏之所著當

知予言之不誣而君之所成亦不止於文字閒矣因書

爲書屋序

昭忠録序

杭儒周璟彦充既奏擧褚公遂良祠祀人皆樂其成而歌頌之璟因録奏疏史傳遺文及古今著作爲一卷題曰昭忠所以志恩典也録成以首序見屬按公自起居郎至尚書右僕射直道犯顔盡忠無隱其言諫之見於載籍凡數十事惟雑集一對指陳故實餘皆抗直愷切

洞觸機諱今讀其詞雖隔世猶使人心悸目動惟太宗樂受其言用康大業此貞觀之所以治也及受顧命立高宗與長孫無忌同心輔治庶幾前烈不幸遭武氏之變竟以力諫去位永徽之業遂衰然則公進退用舍實與國運相隆替非一人事也方其召問時公當次對顧乃卻止無忌李勣㲄然獨任所難原其正意誠不欲致上有殺勳戚之名而其幾微所在亦豈嘗推見至隱審覺二氏為利權所脇不果終事歟此所以執節不回義

形詞色而置死生禍福於度外也當是時借使高宗僾納其言從而不改公亦必不茍榮其祿括囊待斃況欲使之從之哉公去未旋踵其朋立廢黜陟朝章國典皆若為武氏驅除布設天下之勢駸及堅冰而唐之綱維亦凛如朽御公垂老投荒憂傷危慮若此宜其不久而下世也平生忘身徇主至死不變之心至是而後盡矣傳曰忠也者中也一其心之謂也此殆與韓瑗稱公一德無二之語互應公之忠豈直感激赴難之士哉瑗傳

載公死後中外以言為諱者餘二十年天下蓋未嘗一日忘公則亦未嘗一日忘易后之事而實未嘗一日忘唐不但諱言而遽已也唐之再造實其所繇故易后之諫復辟之圖時雖不同事亦相須耳公之功當不在狄仁傑之下君子不可以成敗論也今去公九百餘年故蹟遺閟世已不復經念至於表章秩祀之請猶獨出於鄉人士大夫於父母之邦信不可不厚其所遺也公善遺矣徵彥充則其名節不彰人將混視為吳越閒淫祀

無文之鬼士之自失於鄉先生者不已甚乎予未達彦
充即傾蓋可期寧也願為之御

翠筠軒序

翠筠軒海寧衛昭勇將軍劉邦彦所居也將軍年盛才
敏善武事雅好文物讀書通吟咏兵𨋖時平日與羣士
大夫燕遊於茲竹陰滿庭照映圖史將軍輕裘緩帶坐
對竟日儼然一儒生也與之遊者因題為翠筠軒相與
賦咏之積而成卷持來求書其首簡嗟夫君之有官承

其祖父者也家足而力裕如他人聲色狗馬皆所易致乃能與韋布之士揖讓於俎豆間為冷澹歲寒之樂其賢於人固已遠矣然予聞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將軍所與遊於是軒者皆其人也琴書之餘亦時與之講論軍事指畫方略時有用我舉而措諸庶幾不迷於職業而所交之人物亦足以為後之故實也毋徒曰談笑對此君如斯而已矣此則余之望於將軍者焉卷中書畫各一詩若干首

贈別李公信序

大尹分宜李君載章以名進士出知海塩是邑久不任進士前宰率謹守文法期會下慢上疑事多違慢不競於治君以經術之學通達之才濟之以果敢之力出自科第試用有待由是上信下從翕然稱治居半載其子璧奉母孺人至任一嘗過予草堂致考功蕭先生之書曰外祖有命家君新任繁劇萬有一遺惟先生是賴詞意和婉容止安雅予良異之及坐少頃與論世故皆援

文切事卓如老成信為名家俊異予始歎李君治外之有原又因以見蕭公內教之所自時遇朋友輒誦讀之弟以老懶不能至公府未暇再會無幾君有丘壟兄弟之思命璧歸省遂卒學於鄉貳尹吳君宗諧予求言贈別嘗記漢吳恢守南海子祐隨任尚少能諫恢避嫌遠謗恢甚善之卒以終譽程珦通守南安適濂溪先生為理曹因遣顥頤二子從學卒成大儒公能官不待璧之屢諫惜在任無濂溪其人不能教璧使之遠去其父母

為可念雖然人之為學文可速達德不可驟至是以
古人取士先德而後藝以璧之聰明於舉子業也何有
但恐其年壯氣銳生長仕宦恭謹不加驕惰易漸舉動
一不當則比之常人子弟所責尤重雖有所得焉顧已
淺矣璧尚勉力自强務本從德從容厭飫含英咀華以
馳驟於場屋之間後一再歲有司必有勸為之駕者然
則今日之去適所以速其來也趨庭有期行復不遠何
足為念

協忠録序

唐張巡許遠國史有傳睢陽有廟儒先君子有論斷天下後世無一人不知其忠觀此録具見無復可言者寧切意自古衆寡不敵安危不倫未有特甚於睢陽而卒因是以斡旋國步豈死力勝算固足以辨是乎哉將必有所本也巡初仕時不往見楊國忠遠嘗拒絶兼瓊姻事立志蓋已卓越及多難之際機鋒百變猶從容賦詩若處平治識度過人遠甚其斥令狐潮未識人倫焉知

天道遠自以材不逮巡顧稟軍令處其下此聖賢知性知天唐虞德讓之美於是尤見二公學行醇正所宜光大高明足以敦貪壯猷如此獨其殺愛妾僮僕老弱人以餉士卒古所未聞或有疑異惟通鑑敘次其事具有等節於其所忍見其所不忍誠非得已而不已焉者葢當是時天下之要重在江淮江淮所恃以蔽障者惟睢陽耳使糧餉不繼城守易隳猖獗肆南王師未洟雖百勝萬死無濟於國矣夫寸土未浸丈水不能橫流裹創

之餘茍日一遇食猶可延拒奔突以待事機此二公所以置成敗可否於不料而決為其所不為也使計不出此旱數日陷則東京之平亦未可保故睢陽備責不取於能取而以能守為重不事於敢死而以處死為難其功直使後世人臣知徒死不足以報君而報君之重蓋有重大艱難於死者嗟夫舉自古未為之事遺當時再造之資示百代死義之所是之謂大忠不有非常之人何以幸致此哉或者妄以所任難易所死後先優劣二

公是甚無謂比干箕子不以死不死累其仁蕭何韓信不以戰不戰損其傑朝覲會同之入於王都也舟徐馬疾載負不同而同歸其所止復安所議哉遂為海寧人邑舊有廟國朝賜祀如睢陽故典而以南霽雲雷萬春姚誾合祭嗟夫古今事變未嘗不成於同而敗於異是數君子皆計力相出一或攜貳觀望如賀蘭進明輩則大事去矣有今日之世祀哉此廟録所以並稱為協忠也成化壬寅巡按浙江御史朱行部謁廟得此録於儒

學生吳用衡方將入梓會同官楊公按浙相與善其事命用衡以序見屬謹薰沐書其後以著景仰之私

重刊西山先生心政經後序

心政二書皆古聖賢大本達道中格言實事先生述而著之以伸體用之學不自有作也故一以經為名其例類實與大學衍義等修身以上政之本所謂心修身以下心之用所謂政而皆具於身者也先生以知行之學承程朱之緒平生治已教人事上臨下無一不本於是

一念始終敬誠不怠隨其所在而各有得足以成身足以淑人足以格君足以化俗而其遺言政跡之猶存者其足以為萬世則是豈曲學殊科小知而詭就者之能為之也蓋自斯道不明一原之學判而為二士以仕務而習於儀文官以政學而習於法制應時狥俗自將以為可訓而著之策其尤較然者管晏申韓荀揚氏之徒身死而言故存根據體要精切義理於六經鄒魯之文能無背如二書乎古人論非聖賢經傳雖存必亡而況

雕龍炙轂鑿空出無以自眩其說者何足與圖永然則述而不作又此書之大旨也秀水令莊君瑩中以進士出知大邑興弊起廢政通人和每庶務棼錯糾結克先禮教留心藝文卓有餘地固其生質過人而所得於家藏訓典者不淺因命工翻刻於公堂之無逸所將與為士者共是心之推亦足以考其人已之間矣

送李狀元詩序

子賜李先生將北上於京尹景瞻偕諸善鳴者賦詩贈

別書來致序子暘文章登翰苑科第至狀元二者總萃於一身弘深遠大發諸功業行當絶類非但難為言也予衰病空疎未見諸作不能得其體要意者歌詠其文章必將終之以道德賡揚其科第必將申之以名節頌禱其功業又必有感發之清勤淑慎永保厥成為鄉邦貴澤者美焉不忘其規好焉不遠乎體願望焉不弛於勸相雖或情景留連所不能已而正則之念亦必有貫浹游溢於比興之餘者其信然則諸作庶幾烝民梁山

之遺什矣非大雅君子其孰能為之孰能當之亦孰能信之苟未見而能信其能是固常見而知其必能者也雖空疎不敢不序

海昌朱鑑母董氏慈節詩序

予讀朱鑑母董氏慈節詩心實有所感凡母之於子無弗慈者然一於慈而不知禮義則大節不立雖處平居將亦不能終所愛況臨事變何以自據哉方鑑喪父時內外空竭覬覦觀望者當復不少使母不有毅然不奪

之見一失其身則鐖之宗祀熄矣雖有撫育顧恤之慈將復何補故凡孤寡之地有節者方能成其慈慈而無節是無慈也引刀斷臂忍不顧子而所以卒顯庇其夫子者繇於一忍攜幼就人幾亂族姓雖因以成名至今為士大夫惋惜於慈也何有猶君子之於世不先有明識定志以任重致遠而欲隨事遷就以成世故皆苟焉耳鐖拳拳以表揚為事余尚意其未達切重復書此語以規益其孝敬之心焉

送盧全鼎住迎禧觀序

正統巳巳秋聖駕北伐錦衣衛千户林茂毎祈安於文昌之神輒得吉卜祝曰即有應當建祠以奉神及聖駕旋復天順紀元之初茂遽以狀聞命工部度善地聽其自處茂與道士盧全鼎共竭所有聚材鳩工早夜不敢休輟凡四年而以成告命全鼎主香火賜額曰迎禧觀茂僚友及士庶交者咸用歆動走求余言致賀嗟夫莫非臣子惟君能以忠愛感於神明而獲見信於君京師

多釋道祠宇其徒充斥不可數究近者禁私創不許給度僧道盡斂約無所事事惟文昌得賜額全鼎嘗特旨皆盛舉非常事宜彼之見聞者皆喜而賀也夫天下之事必有繫於世道而後能久遠是舉起於至誠迫切可以觀忠祝而不食其言可以勸誠民知天人之不可妄如此而皆胥率為善又足以廣仁澤其所繫良重使全鼎能悉此義夙興夜寐盡所有事以昭答寵命敷遺後人則久遠庸何慮哉余聞全鼎早從盧混成陳大木李

王方諸名家今四十年來無少過舉即始見終必能相勉以有成也

送鄭世昌赴廣東市舶司提舉序

漢初與南粵通貨易其後閉關絶行至孝文時遣陸賈詔喻復通貢互易廣之財賄始流於中國唐有廣州市舶使宋咸平中泉明杭廣皆有市舶司以他官兼領元豐始專置提舉後皆廢革言者以閩廣物殖滋殷獨留不罷我朝撫臨華夏提封萬國蠻夷貢獻商賈貿遷交

屬廣道其物利環奇浩瀚常甲于天下金山珠海信哉為天府之南庫故市舶所掌至今盛於他州而提舉之職亦常為經國者所重然新進之士累皆昧於實見自惑於務財先利之訓一切視理財之司為常散吾友鄭君世昌自太學生授市舶提舉不知其心果安於是乎哉夫立法制以定天下後世者莫盛乎周公周公之書有關市之賦玩好之用斂滯待賈之法則凡可以利用厚生者皆聖人經訓之餘術而況市舶之良哉自古法

既變世下務繁中國之產生不給用積不酬散上豐則下嗇官侈則民約盈虛消息不過推移轉換之間安在其能生蓄阜蕃也彼蠻夷險遠阻山絕海之區事為尚略征斂未嘗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自古及今殆有儲委閟藏而未發者於是乎致之有道取之有法因其所利而為之招懷鼓運更互流易使財貨之在中國之外者皆為吾府庫用而來遠裕民之政實行乎其間此市舶建置之初意也夫致遠不勞民取利不失義雖周公亦

樂為矣而可忽遇哉古語有之不知其義守其數仕麼於職務之末失其本旨者不特祝史一人毋異乎以理財為常散也世昌力學能文通知典故吾邑未能或之先是行當推先代之法準當世之務即其所以致之取之者而加時措之宜梯航踵來商賈四集使財貨所入足以資不貲非時之費則中土貢賦庶幾安於常供無復加科覆斂之舉然後本末兩得不失柔遠裕民之遺意若此則子之理財過唐宋人遠矣豈一州之利哉顧

不知其能專之否也因其行聊以此贈别

慶倪太恭人七十序

懷慶守倪君廷瞻遣子英奉贈勅歸海鹽祭告先考教諭公之墓因致余詞曰老母年登七十幸無恙八月五日其始生之辰顒忝有禄養竊自慶幸一言為娱予惟德者壽之基雖壽而無德君子不壽之也然女婦之德與壽則常因於其夫子夫不賢妻無所刑則而成德子不孝母不能安適而致壽茍非所因而有專美令聞非

婦人之華也太恭人和懿淑安閨門清穆平生不知有妬忌事幾如古人以予所見於教諭公者徵之宜其有是配也英言太母年来聰明康健宿疾盡愈飲食言動不渝曩時以予所知於廷瞻及璋璠二弟者徵之宜母有是壽也因德而有以光其夫因壽而有以察其子世美隆洽福澤駢至無惑其科第相承曾玄衆見而未艾也千室之邑百里之地難老如太恭人者是可多得乎哉雖然亦不可無順而承之之道子聞老者多悲思仁

者多憫愛昔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録囚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人多則喜笑飲食言語或無所出則怒為之不食廷瞻尚亦留意於此以娱悦其心庶幾資全太恭人之徳而引掖其上壽此孝養之大者也予與廷瞻為壻友分當通家於其親所言不敢不致

南山終慕詩文卷序

許清明夫奉南山終慕詩文冊求言予語之曰慕與愛義實相同而文則異用人子無不愛其親惟愛而不遂

其所愛則有系戀顧慮之思故變文曰慕尼於頑嚚間於嫡繼此大舜尹伯奇之所以為慕欲養不能能養不待此臯魚子路之所以為慕久於行役限於王事此陟岵鴇羽四牡詩人之所以為慕是三者皆明夫所不遇而以終慕係之南山豈有說邪明夫拱肅以對曰先君強健時常於所居南黄山環植松竹花果期與先母為暮年偕樂之地志念彿遂而南山故在此清所以痛先人之生聞古不修墓清不克誠信於始致塋穴有水不

幸又將遷塟於南山此清所以痛先人之死是故敢乞言於往來長者以志清終天之懷遺之子孫使不忘也嗟夫南為陽明之地山為鎮久之物古今比興之詞多曰南山天保末章如南山之壽如松栢之茂當時人臣以是祝願其君後世人子因以是祝願其親有所比擬祝願而不得遂其心見是物也必有哀傷之思況明夫所感於山又不止是宜其永也凡重執虛者將取盈慎躡級者將力升明夫畢體遜志具是冊以待訓言非無

望也孝有小大有始終有久近長人君子必有能進明夫於舜子路之道者

張太守父母挽詩序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安邑張公旣卒其子岫始登進士為美官人謂公初任教職繼知縣事皆有德於民而不及見其子以歿君子比之歐陽永叔之父及岫出守嘉興母孺人呂氏嘗以公之清慎勉岫或聞岫治事過嚴輒不樂君子比之隽不疑之母夫生不交者死不弔不

通問者不致言公墓草既宿太孺人未嘗出門雖固仁淑何與乎郡邑之衆而形諸詩什以悼其死非太守君之賢何自哉公夫婦能以善成其子太守君能以賢顯其親吾郡邑士又能感其長上而推本其父母於人道皆厚非特文字可傳而已予聞孝子之喪其親聞其聲之同則悲見其形之似則疑況父母之遺誄而敢不敬是宜太守君用心於是他不暇及也不亦既孝矣乎

送彭教諭序

仕以禮去官者三勞瘁倦勤理所當退謂之請老成功守已分所樂已謂之知止知難慮後事所決去謂之見機後世法制嚴密惟請老得循故事而知止見機往往不遂人意士大夫名節能與公法清議並全者蓋不多見海寧縣學教諭彭君顯烈致仕歸廬陵年僅六十精力甚壯自始薦歷祈門南安以有今職名位未滿其德績用未究其學今治教休明學官又無危高嫌偪之防於三者皆不合而去之遽宜有不可必遂者而竟遂之

潘臬州司無齟齬於其上縉紳里社無譏議於其下門生故人雖私相惜而大相樂不識君何以得此於衆殊之間也聞其鄉人言彭之先唐太尉安定王思玕宋御史中丞戸部侍郎思永之後自元歷今世有名宦其先君大雅先生正統間嘗詣闕上書言事及進二京賦英宗勑賜冠帶以訓導致仕時楊文貞公當國欲奏留翰林固辭而歸審如是則先生出處進退當亦有家法源流也嗟夫先生三為儒官鄉邑相望今及未衰之年去

位猶之朝出遊而暮歸其廬情事可人物色未改視世之逺仕不歸者相違豈直尺寸天壤之間獨此亦足有得而況無愧於名節哉若先生者始可以言仕矣

送董通判之任撫州序

有致逺之具而後能勝重任彼斤斤以為明察察以為智投之而應委之而成責效於旦暮之間斯可矣欲其勝重任而有永吾未之見也君子之於事若遲鈍而實忠厚若迂濶而實老成若渾淪無别而實有條理若無

所營度而情致紆遠然後足以茹納汙濁解紓棼結鎮定擊撞內則廊廟外則州牧可以不動聲色而成遠大之事業也故觀人者不可以近小取不可以聲譽求不可以成功遲速論況乎政事之施亦各有體彼聞風而罷去下車而澄清惟於激揚之任者宜之若夫經理布置事關生民雖以孔子為政猶不能無謗於三月之前而欲以今之人材不踰歲時稱良有司而著赫赫之名有不至於傷民和而成急刻之政者鮮矣鄉先輩董公

子厚早以太學生為真定推官繼陞兗州通判嘗曰民事不可苟也欲立已名而草草塗抹其如下人何故公兩任牧民雖一判案一號令必詳悉為之故其居鮮有敗事而所謂老成忠厚有條理而情致紆遠者公殆庶幾乎此今年秋調官撫州仍舊職以往撫之民一何幸而得是官也雖然有治體有治功體不欲迫迫則隘而不純功不宜怠怠則隳而不備周書所謂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公自今以往其尚以昔之所守而立循良之治體

因書之所言而成奮揚之事功則不隳不隘足以勝重致遠自州牧而起登廊廟也有日矣毋徒以君子之於事自當如此而為觀人者所議也

竹雪卷序

凡天下之植物皆柯榦茂實閱歳滋久然後可用竹以虛踈之質生長浹旬月殆足取裁至歷冰霜窮歳序枝葉萃然姿色不少變此品卉中之間材也日月星辰風雷雲霧皆杳冥飄漠莫之能從惟雪有定色有成形可

視聽捧拾而烹瀹之然飄乎其來泯乎以往了乎無聲迹之留滯而其功用有栽培傾覆損過益不足之妙故凡疏除表著者謂之雪而世指為豐年之祥此天地之間氣也夫不實而易生者弗永無常而易往者無成惟竹雪二物具美兼善卒然遇合一以嚴凝之氣加之不恤一以挺拔之材受之不懼而竟相濟以成君子之於天下所當養其材正其氣以達其妙用此竹雪翁所以為號之本志事則未達耳翁餘姚人其子庠生江以遺

卷求題余故發翁之志與事使江因是而得繼述之道亦可謂能事親矣

慶壽詩序

東嶺居士閻公壽八十而夫婦偕老初公以子佐貴封監察御史其孫領陜西鄉薦第一佐副憲於浙風裁清肅簡重公一嘗來視其壽基福本故已歆動於藩臬士夫今值初度辰皆樂為詩章頌美且以慰憲副之念所言和平麗則宣暢情事歸於德義隱然古風人之遺

音非特一時之華也世亦多老矣何居士之能取重於人若此余聞天地不能齊物聖賢不能均命五福不及貴三達尊不及富一樂不及夫婦長幼非偏言也知其不可必得兼致而各因其所重者耳使能備焉尤所願也公起自布衣平生朴淡和易貴富兩全齒德兼茂伉儷齊壽慶洽祖孫自少至老康寧安豫無一日不在太平全盛之鄉天地所不能齊聖賢所不能均天下古今所不能必得兼致者公庶幾盡得之宜乎羣公士夫樂

為之頌禱是詩遂將為聲教所採而公之清風高致亦當與秦關商峪同遠矣寧忝從士大夫後敢僭序之

送張攸天所還海鹽序

海鹽張天所若其父之行役於遼坐卧飲食未嘗少置所懷對人言輒作嗚咽悲憤望望然若無得於此生者奮不顧家走數千里越二三月獨行荒野中窮幽燕之區觸寒暑力飢餓勞苦草坐水宿足脛擁腫膚體流血直抵其父之所止見其父有得於彼上下間而固無恙

且欲慰安其母始肯從命暫歸蓋自其父戍遼時君猶未達世故强力支持艱難締造其田廬甫底於成不數年今且兩往返矣繼自今益老於世故增重其所成則其所往返者尤未可以一二數吾且為君勞之而君之望望然嗚咽悲憤者猶前日耳嗚呼世之人有適百里外猶且入室理供具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出其閭內顧而中熱者嘗試有之況乎遠涉窮邊去夷就險吳越中有言之遼者譬若登天然自常人言君之事如得已

焉者而獨勇往力求無所顧忌直以孝弟之心出於天性誠意感發自有不可遏者乃今而後知臣子之於君父固有不暇計其身者身且不計況其家乎雖然在此者君之母在彼者君之父使君無彞倫二兄以幹蠱介助則君之門户不造久矣豈能近舍母而遠從父哉是君雖有不可遏之誠心亦必因其勢不得已而止其能斷然行哉是則臣之事君遂其忠子之事父遂其孝亦必有所遇而後能盡所以父母俱存而必曰兄弟無故

然後可以言樂予與天所家有婚姻好故能道其實而爲之序之也

慶大卿夏先生八十壽序

餘留先生夏公歲登八十有一聰明如常言動不衰恒自考繹精思不忘箴警時方治平門祚全盛子孫衆多合其族内外疎戚咸率教順指熙熙然惟先生壽是祝是願公壽之重於一家也如此杭人少相謂曰大人壯相稱曰先生均年相視如尊行倍長杖履所至門第停

輝題品有加人物增重西湖山水間長堤野閣煙雲雪
月從之遊者思齊仰止含章發奇薰化於老成者邁公
壽之重於一鄉也如此浙東西故仕國舉十一郡致爲臣
者聯類比事如先生其無幾大江南下吳越千里遠詢
安否近致起居敦書幣專价使以問典故求論說常相
屬於道公壽之重於一國也如此三者皆歷年滋至耄
耄有華若推而極之則文章可以成一代之書學問可
以通百世之故風節材器可以表勵士類任重道遠萃

其文章學問實踐之以充碩其風節材器是故入正廷
尉則媲美於張出奉旬宣則祇適方召六十而退七十
而傳八十而優游離昊九十相望而旋吉履祥仕以義
止年以德康平生力學古人至是當益淳熟孟子所謂
天下達尊今尚有見乎先生也吾聞天地妙於生物而
不能齊其終聖人善於教人而不能與其始始終之交
天人之際將不可必先生高位榮名期頤立至按其始
終殆有出於洪範五福之外者天人全也千百一二不

亦大可慶哉公從子翰林待詔柑徵予言用申祝願昔
石奮以上大夫致仕慶建諸子克述孝謹奮壽耇光榮
安養貞固通世稱萬石君文太師彥博年九十復起平
章軍國元老不避海內想望風采先生非常士不可以
常語為壽敬以前一人為柑致私願於家以後一人為
鄉國致衆望於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方洲集卷十五

明 張寧 撰

序

送憲副李若虛赴廣東序

漢曹參為相飲酒不事事葝敵壓境謝安方讌集遊奕澶淵之役寇準乃暢飲酣歌是三子者使其後効無成而近事若此有不謂之寡謀無術吾不信也故凡士大

夫有大才略必有大識見其所定置巧不能測力不能奪隨其所旋斡而不能與為止節氣象規模絶出常度若優逸任情坐債人事者繇是居則致謗動則致間非但名位忌嫉倫類相若為然形迹稍或近似輒復見及雖古聖賢亦有之孔子世之天日也當時乃有毀於朝而又有戒其驕慾者孟子距邪闢正言與道俱好詆之人亦有刺其篇章棄置不讀者故君子為德固宜無所不警而或然毀譽亦宜無所動其心千金之馬累月不

售伯樂將時遇焉干將閟藏精氣上徹雷煥佇目久矣連城璞玉屢獻屢屈非卞和堅志定守則亦湮鬱而終無聞頓挫若辛艱難閉毖固天所以成豪傑也若虛李先生為浙江提學憲副坐才力不及調官廣東諸大夫士有聚議而惜其去者予謂若虛凡行正坐其才力有餘耳有餘而反以為不足未必無所謂也一毀譽進退豈足為若虛慮哉豈足為若虛慮哉

劉氏重修世系圖序

大梁劉氏至海鹽六傳而家譜作七世而祭田族會之規立八世而世號行數之法備作於景儀立於季俊備於公瑾兄弟自昔距今世遠而事勤服殺而情洽繼述之良衆鮮久矣自古名家純厚如楊播禮法如柳公綽孝順如萬石君家人無間然矣播實不幸殄世二氏甫及扶期已有不能事父及論法廢罷者其族於是守衰劉氏歷二代九朝更十世閱百五十年累一百四十六人雖分合遠近勢所不齊至于履善不反其始門祚自

若其道何繇意者本固於夭喿之先滋茂於景儀之際榮發於公理羣從餘慶錫類理固宜爾抑自有譜以來絶去利害斥脫浮華世以詩書為定習以耕稼為定業子弟勝衣以上知教勝冠以下知務成教達務始出從政惟習定故居不混俗仕不狥時窮達各有得惟業定故泰不至侈約不至貧豐儉各有備本末相須出處相倚世德相融化此所以事益勤情益洽而門祚益以靖慎也邪雖然移咸之物必常振舉則蠧不生沿久之事

必常警察則獘不作故持盈守成非曲慮周防未有能過其創業者敬怠殊而張弛之勢異也公瑾兄弟其尚慎身思永諸可以篤恩義厚習業保宗睦族者必戒必勉盡心力為之然後此譜世世可徵而文獻恒足不然是特筆墨之餘潰耳可久可大寧在是哉予於劉氏非私好譽者最德之言不敢不盡

秦溪陳氏宗譜序

陳氏譜系本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子孫因氏焉先世

居溆浦城嘗為梯航商涉外域洪武初禁海文德公徙居茶溪金粟里遂家焉久而不衰流派蕃衍自文德子仲真皆隱迹弗仕至仲真生四子長士傑以高壽得官服次仲和號松菴析為東西派次邑庠弟子員士華次士信皆叠世士傑生廷器躋文壽得官服廷器生二子長珪次瓚珪生謙瓚生二子長瀚次潮謙生禎是為西派七世仲和生廷用號竹軒廷用生四子長用端次用周次用禮次用雲用端生源用周生濟是為東派六世

派各空其左方以俟修續次之以銘誌終之以名儒送贈詩文焉書成廷器挾是編過余之私淑花軒揖而進曰吾家宗譜是僕集訂焉敢丐一言以賜篇端則吾門存殁悉增輝矣余從之先正云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化須是明譜系使人不忘本立宗法使人自知來處予能行古之道余何辭夫世系者掌於官書於籍以別族類以厚彝倫今也王官不立姓氏無統譜之存者蓋鮮矣能如是拳拳焉誠孝子孝孫之心也余喜陳氏

其善惠於人啟併及之俾覽者有所興起人各親其親長其長成孝敬厚風俗豈不源於斯乎豈不源於斯乎

天涯風木圖序

郡同守楊公早失父母既仕去家甚遠離丘隴餘十年塋與祭皆不逮諸伯叔父及兄弟之在廣者存歿盡曠音問念祖考積德百年所以圖遺於我後人者何在而今若此積念幽深沈痛切骨無以自解因繪天涯風木圖述言意於圖後間一展誦宛乎如臨舊鄉語同姓庶

幾聲出痛定懟發怨平聊以自托於無聊之末至或有知其憂而命之以詞者則所以見慰乎離索豈直跫然似人之音喜哉公謹以圖册過余請為序余惟士之大閑惟忠與孝道可以並行勢不可以兩盡古人窮不遺忠達不忘孝亦各以其志念所存耳公佐郡六載居無留事行無暇力而明察不寐之懷無或有閒望望乎如有待皇皇乎如弗及戚戚乎如無所容其志念深切非窮居喪業者不類彼富貴長往之士曷嘗有是哉夫臯

魚之去親與不逮養皆自取公適不幸焉而能推父母之思以及同氣族人其孝視魚何似也且生不及養死可筵而祭不克祀其親當務於君以顯之孝莫大是而立哭以傷其生魚之孝孰與公中道况公仕爲大夫郡邑贍化錫類循風又當不止十有三人而已尚克始終一心以全盛美則遠者猶近疎者可戚亡者如存天涯風木將不足爲感此其最善自慰者公幸勉之毋以圖畫文字爲足托也

瑞石山房集序

紫陽羽士范棲雲録瑞石山房諸作成集將刻板以傳求予序予嘗徧歷吳山周覽鰲峯巖穴淪混成博大富少亞飛來峯而清華奇絶過之固天所以括攬羣秀會萃於一隅也當作杭城中山景第一夫天地之文形於兩間上下惟星辰山澤最著所以闡發幽秘而成三才之功者必有言以先之然不達其妙則不能至於其言至言之士自古無幾後世登髙能賦一時意語超拔擂

揚人口往往與風雅並存蓋其言雖未至亦足以備見人文自不容不存者茲山登遊眺覽歲無虛日題咏著作當倍於常今合所作自元薩天錫而下僅百五十餘章是何無言者之多也嗟夫人之生世才命常相左憂樂常相循豐功偉望既不可自致又不能因事適情樂於所遇以言論自表茫然過從聲迹隨泯殆不如落英墜葉之猶須臾存也不亦可惜哉君子恥後世無聞苟非聖哲而以名言為餘末其孰能與之也是編勝事實

始流傳感會必有至言之士不隨人後者至矣若復以韻語相髙不如且放教髯翁獨步

沈太守六十壽序

傳謂有德者壽脩短若未定也然黄旻不齊年孔顔不同老以聖賢不可必得又宜若有已定焉者自古泥於已定而不修為其未定惑於未定而不恃循其已定故責命於天祈壽以術皆非所以事天也水之在井爓之在篝大小深長始各有度矣用者能緩汲而密貯之則

其竭息也視餘者必後及其既也卒不能遠過其始人
物一理耳非顔子安知其世不尤速乎故曰修德以俟
又曰順受其正不泥不惑可以幾壽矣予友廣南守沈
公好禮初舉進士為郎時氣宇清凝聲神爽朗文章學
問焕發於事功者充實不苟灼知為久遠器惟其智慮
出人當盛大之際輒下抑謙損早以休致還家高居寡
儔安坐簡出娛情詩酒間不復為世務牽役顧其才力
名分所可為者多自遏於清修晦養而不為人莫知之

也今年已六十步履如常讀書不倦所謂清凝爽朗無異疇昔比類之及年授杖遂不親學者遠甚將不固天之所定而又修為有道乎其道也不已則其定者益固天人合應自是而耄期可必矣竊聞公母太宜人吳氏年踰九十動止康寧貴有封榮富及禄養婦姑子母慈孝交洽人生至樂無以加此因思洪範五福言壽富而不及貴三達尊言齒爵而不及富子路既仕鼎食裀臥而親不逮養好禮蓋兼之此天之福君子可謂篤付其

全意可徵見好禮當益勉力敬事仰承天休以迓續宗緒以慰安母心此亦天之未定者好禮其念之毋以一身之壽為得已也其壻邑庠弟子朱崇範因公初度以予素相厚求言致賀夫既厚於其人而薄於所言不可故推本以達吾衷因頌美而致祝望之意

送楊太守序

太守陽城楊公承芳治郡九載政成民靖百度時舉卓為諸州最諸邑屬士庶素知公不事聲稱於其行皆貴

志輯慮未敢顯誦其美通府河南張君某輩以告予欲予言以發民志予惟承芳德政功名布昭下上非待言而白獨嘗念其存心制事之間有今人所無者三古人所少者二請為鄉郡誦之夫天下之剛直皆足以鎮物天下之廉明皆足以察物天下之勇敢皆足以致物斯三者遠古今之美節也然其所至常不能無獘承芳質美識高外嚴中惠剛直也常持之以委易而不猛廉明也常持之以含容而不刻勇敢也常持之以寬靜而不

速於成令之為郡如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承芳治郡久舉七邑之産可以居奇貨未嘗經意觸目始終無一足冣暮夜及門者是其見信於人踰於伯起矣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承芳祗官以來遠遣妻孥歸養蕭然獨處齋閤無惆惆離索之態此二者尤非夙昔之所多見也是故動之即行言之即從守之即固巖聳壁立而人不畏其峻鑑空衡平而人不測其應風飛雷厲而下不憂

其震折振撼擊撞臨之以威而不見其少抑搏躍障撓限之以防而不見其自阻日積月累千變百挫兀然如良金美玉而不見其少渝可謂偉人矣朱子稱王文忠公稟乎天者純於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公其近之武謂公別白太明節目太疏言論太激三者非自全之道此蓋其細者也予聞公此行不謁考書最將歸老陽城又聞天官尚書數論薦未果夫有天下之名者求退誠難古昔名臣至欲自汙而去其

道宜有所處公必退也其審焉潁川黄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官成而怠事所當警公必進也其勉焉朋友近則相規遠則相譽予於公有交際之義於其别也聊以此言贈之

海鹽縣送陳教諭序

官事叢雜而煩勞莫甚於州縣叢雜則咨詢不預或失于理煩勞則精神易與或妨於生失理妨生非善政得已之道此古人所以臨治尚和緩時休沐張而不弛君

子不能也然民庶不可以常接田野不可以常出遊能使吾去譊遠誨無叢雜之失而得煩勞之暇其在學校予朔望有謁飲射有時祭享有度科第有燕會聽其言皆六經語考其業皆三代事入其門皆衣冠禮樂之地得失是非吾可問而彼可言詠歌尊俎彼可設而吾可與積日叢雜彌旬煩勞顧諟有以致清淨閒逸廣志慮而適起居雖聖賢亦無惡然必得其人而兩有道然後能之自昔人事之有道無道君子恒求之於其末不假

乎逆覩臆度也邑大尹譚君與教諭陳先生序進素厚善侯涖政三載數選俊秀興廟學豐廩膳蠲徭役以厚士所以厚先生也先生通經達務於君事常意相力任其成如宣公祠海鹽志文獻之功所以報君者亦復不薄予間與君雅會於學宫見君從容安裕遲留竟日咨諏善道於笑談觴詠之間其處叢雜煩勞卒不失理道而奬精神固有所自今年夏先生任滿將行君率僚友會圖賦詩贈之徵予為序予辭至再請之益勤詞意甚

懇茲所謂得其人而兩有道者歟予聞古人胥敎誨若曹參之於齊相王先生之於龔渤海師丹之於陳遵張忠定之於寇萊公切要之事多於臨別時道之則語盡意專其後皆足以有濟先生此行例當遷擢君亦考績北上君子拔茅彙征之時也平生始終之變隱微之嫌彼此心知意忌而未及言言則可以為終身任重致遠之戒者請各於今日言之離别須臾會晤未卜人事之未當有觀聽者在側共卒勉之以遺邑學美談為後來

成監毋徒酌酒賦詩惆悵而別

晩香亭倡和詩序

草木以後凋晩茂為貴然可愛之花皆開落迅易情景匆忙取物者意常為之不慊兼美歷久惟菊為能與焉雖時月既徂枝葉索莫過者猶將嗅餘惜殘遲回焉而後去故恒德君子多愛之予友江用亨其至者用亨清標雅調優入古人自家食至有位雖官居旅寓不廢培植一枝一葉若可形喻所謂見似而喜不但有花時為

然也今休致還家世念如水獨不能忘情於菊以之爲號名之於亭發之爲詩又屬和之於朋友菊自有詩以來幽懷雅作摛畫鋪揚未有若是其盡者雖陶靖節何以加㦯然靖節遭時多故志念幽微故其詞隱約而沖澹用亨際遇承平進止惟裕故其詞暢逸而夷愉揚子雲謂秦之士也拘周之士也肆宜其言之不同也言雖不同而歸趣則一晩香之詩自當與靖節並傳不可謂陶後終鮮聞也

甘谷堂詩序

風俗通載南陽甘谷有菊水滋液浸漬谷中千餘家飲者皆髙壽邑士徐君公舉早學醫讀東垣丹溪書得中和治法環境之人仰其藥少者安老者康疾者良愈用相與號所居為甘谷堂其名未著也去年冬友人張用宏患重疾幾危始延致公舉公舉至視大驚曰幾枉君命然非死病用藥反耳投數劑而復察公舉始無吝情終無德色諸所交用宏者甚難之乃即故號為詩以謝

求余序首簡余聞神農書以菊為養生上藥能輕身延年水録以乳泉石池源深靜活為佳品甘谷合二物之美宜飲者多壽然所以能致壽者取便而用常也公舉誠能虛懷有容絕去畦畛使人不難於求不為物間則環境之地皆甘谷自是可户致壽於愈疾也何有吾因是有感夫天之厚於人非獨南陽古者山澤之利未窮土地之力未盡君民有相足之義公私有相須之功上無甲兵土木禱祠征歛科催借募之煩下無道釋遊冗

技術聲妓竒麗滛巧之耗凡民所資以養生俟世者皆得便取而足於用燮理承化者又為之撙節道制修和相恊以安全之所謂生之不傷扶之不危節其力不盡故其民多壽後世法制漸密休戚相懸無古人之所有而有古人之所無向之所資以養生俟世者取之有禁用之不給而飢寒勞困之病生矣為是故也農迫於耕商迫於貨工迫於藝士迫於業及其從仕又反以所病病夫所治之民雖萬有甘谷亦將蘇汲盡矣奈之何不

相尋於顛連也古人謂達為良相不達為良醫民病甚矣愈之者其惟良相乎方今明良相逢四海仁壽公舉方將教其子永泰向學從士仕其道進矣因序詩也聊發吾之所感

送王軺君載遊廣東序

王軺君載將之廣東別予安寓齋予詰之曰君少年讀書達務不事業而遠遊豈有說乎君載曰軺幼從父遠仕習行令繼述未能祭養斯切庶有事以自托於司馬

子長之末蹤誠不自知其不可也先生幸有以教我予
聞其言而壯之曰古男子初生桑弧蓬矢將以射四方
百物遠大之望所由來遠矣然無故去父母之邦雖孔
孟時中聖賢動與天合亦固愼重惟春秋戰國之人迷
方卒路茫無主歸上者為遊學為遊宦下者為遊行遊
俠遊說遊技遊食當是時王制不行國分土裂俗異政
殊士馳騖於名利非惟不能已蓋亦有不得已之故以
是得不酬失雖有富貴功譽卒不能勝阽危困辱者之

衆而時亦為之甚病其後厄逐於秦散亡於漢至七國時遺風猶有存者子長以周秦世族奮耕牧而起於龍門東西南北無所不之其行幾徧禹蹟然不為名役不為利趨不為家室口體之奉超埃壒窺鴻濛睥睨羣下而立於千仞之表探竒索隱陟高臨深所延攬蓄積於外内者足以盡古今之變異極天下之會通其要在於講業齊魯之區也及奉使還方將昂首大鳴而詘辱隨至晩不得已發而為書蓋其粗迹耳使能畢志究才所

遺豈將在戰國諸子上哉今廣東南越故地方子長遊時尚為尉佗隸邑元鼎六年冬始釐九郡相去餘十年李陵事起子長已為太史令山川壯觀平生所未盡况其地險遠烏言夷面唐中猶然士知文學實自韓昌黎始而今文獻輩出自相望子長講業之都不特奇貨可居召載周遊吳楚歷覽都會息駕於番禺子長未盡前古未嘗者當具有得於耳目心胸之間予及其歸驗其所發與子長何如焉然後信此行之不徒也若曰行橐

中外幾如陸賈於祭養得矣繼述之志將不在茲乎

送孫先生赴滋陽序

海鹽故多賢舊稱仕國其後處庠校者頗以歲月致官學者多趨於茍簡典學事者亦安襲故常無能作其怠惰學舍寥寥執經之典終歲不講至有變為末習棄為他道雖有通美之材亦無自興起乃相與歸之地勢而終甘心焉寧年十九始從舉子業就學於許氏家塾明年補邑庠弟子又明年潼川先生至游惰之習幾及身

而止先生擬立教事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增置學舍躬自勤勵與諸生日夜相講授時刻之間皆有程度絃誦之聲每至曉不輟學校士習為之一新而人亦頗知自咎矣及丁卯薦書登名者二人寧其一也今復不自揣量濫竊科第雖幸成偶致不足以為勸然師道淑人之功固應出於地勢之外也先是寧以過情之譽致忌於同事者及先生至廉知其無他始進之應試深加獎勵且令就許氏卒業寧亦感激自奮不敢少越矩度故先

生始終見待不失恩義丁卯後兩以下第南歸家日不造其閒火盜疾病歲常遭之先生益加存恤因遣子縉從授經實欲使自固也寧自登第後去函丈者五年居閒處獨未嘗無思今年春先生以考滿赴闕會選部以學官補御史員及就試先生竟以時日後先不預考列仍進名出為滋陽教諭命之不競謂之何哉昔安定先生教授蘇湖後以弟子論對而起惜寧以小官居朝名實未信於上下不能為先生增重徒自惴焉自勉以求

無負於先生亦未矣然寧聞安定之教温厚和易望之可知先生為人嚴毅有法高亢不凡資質柔下者卒未能扣其門户令滋陽故聖賢地士無遊惰之習而風土淳厚特異他州先生用能以安定之教則劉彛錢藻之徒將有出顯其師者一海鹽豈足為準望哉傳謂事師無犯無隱寧也授教最深於先生之行一不能有所將致感念今昔臨歧悵然謹述此以為從者告

送范廷璣序

初予為沭陽孫先生弟子聞其鄉之後進有范廷璣者積學侍問雅而能文未始識其人去年先生以任滿廷璣領鄉貢俱赴闕同寓止者累月無日不相見信前聞之有徵也及余與先生道海鹽舊事語門生故人廷璣皆能通辯論因扣之則向嘗至海鹽余時會試不偶其來耳因復延問往迹不勝天涯故園之思繇是情好莫逆過如平生未幾朝廷以諫官議令有司試令年貢士通知經術者補學官有願從者具名以聞及就試文義

艱深士多罷去廷璣動引注疏論對過人乃與遂授海鹽訓導適代先生為繼任之官嗟夫天下之事固有巧値神遇若是之相偶者乎聞古之人同官相更代則云有兄弟之義今先生去海鹽未一載得善友以繼其任向時之門生故人又皆廷璣所見知而能辯論者師易於教弟子易於從有不待知者而後知是廷璣在猶先生在也故余於廷璣之行不獨為海鹽喜為廷璣喜且因為先生喜也或謂古之贈行必以道相語而余之詞

不根體要非愛人者乎惟廷機之於先生其地同其業同其官同則其所施宜亦無不同矣使誠有所不必同請歸而問之先生予何辭

送施有章序

景泰七年聖天子將益圖治理乃注意學校用諫官議命吏部詢胄監士無少長無久近無限貢舉惟賢是圖將處茲教導之任用造我炁士惟三月乃登進百有十人於廷試以教事檢制式周數對惟允簡厥修克戡承

任者三十有九人悉命諸學官厥職有差俾畢協於教有施丈者浙人也惟德惟藝克勤於身克積於鄉爰始達於成均惟兹三十有九人莫克與並用受兹鄱陽訓導凡厥庶士罔不胥教語曰古昔胄監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幾耄亦罔或克用令兹靡常古昔典學盡用鄉舉之士多少小之人令兹靡常惟夙夜不敢荒寧俾成德達才用答兹寵命我聞令之職教者謂名不聞謂位不顯謂教為難行嗚呼古有胡安定克懋德藝若遠若近

罔不用化越厥俊乂在官于師有光令惟祗適乃舊聞繼乃新得行貴有恒詞尚有本亦克用化有服大僚越永有休聞矣何憂乎名何患乎位何畏乎難行矧兹衢陽世尚文儒是崇是信習俗惟舊先生尚亦勉為之毋俾安定專美於前哉

送張知縣序

古者諸侯得以主封民宰相得以兼庶務自封建不行事權散主之後承宣總理惟郡縣得循其舊自今觀之

六部之官名入於藩臬方鎭之司致民於州縣是內外不得擅一夫也尹朝出令民可夕至是邑可以當諸侯之守矣掌錢穀者不預理刑罰治兵戎者不復事工役而治邑者皆兼有之是令可以分宰相之責矣夫令七品官爾環百里為邑而以七品之官主之上壓於重鎭而下與無知小民相從事乃欲兼行古昔經制之任而稱良於長吏間斯亦不易矣雖然豈終無人哉自吾為孩童聞邑庠有張公世隆學先生之道而未克顯後余

補弟子員與公同事固已信人言之不妄及公入太學益深於世故足以驗其道之可行始應選而起試政於司馬上卿令年春選部奏為章丘尹以其所學為令之職宜無難矣然其要當以愛民為主民苟裕事雖未集不害為能民苟不裕事雖集謂之不任亦可也且天之生物使智以導愚賢以治不肖其本固已如此有不厚於民而務近功以取聲利而可以為治吾未之信傳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承宣總理

有民社之寄者乎山東之民近艱阻以是存心施諸政事則循良之譽可旦夕起公其無怠於官成哉予日望之矣

三鱣圖序

三鱣圖與詩文共一卷吾鄉士大夫姚公綬輩以贈中夫支先生中夫攜至京師余過其館解囊中得而讀之始為之悲中為之疑終而為之喜嗟夫今之用人惟舉業最盛苟可以自信則立致顯榮非有野處山藏待徵

應而求推致而起者中夫固昔之遊庠序領薦書之人胡為乎髮漸種種尚蒙未進之名徒使人推古遺事以相依擬余是以悲焉既又思古之磊落奇偉者多不能早有所成就故大任之來恒有艱以先之是中夫之時猶有待也然而才名禄位不並遭於一時雖以賈董之賢竟蹈此苦豈是四者固天所以制予奪乎不然則或因此而有齟齬之者是又不可與三鱣之事並觀予是以不能無疑焉雖然君子之立身行已必有内外大小

之辯令之語曰楊震起布衣致徵應不受遺故人而官至太尉何貴且廉如是此以其在外與小者言之若震之事當自經義訓士時觀之則其所知行固以重乎内而能立其大者不幸而不遇則亦誦先王之道以淑一世其名亦未必不流聞至今日是其貴與廉且未足以為論而況於鱣之有無哉令中夫有該博之學有孝弟之行有通時之材其所知行蓋亦無愧古人矣若夫在外而小者得亦善不得亦善也況其進為未已理或可

以終得哉此予所以既疑之而復致決為人喜也

送朱孟瑜丞莆田序

縣有令輔令者曰丞古所謂位八品述六職佐理百里故令與丞同稱長吏昔獨孤君丞九隴謳歌頌議者不歸於宰而歸於丞丞之足以有為如此崔斯立丞藍田則言位高而偪嫌不可否事至日哦於松間何丞職之異於前聞也意者九隴易治於藍田獨孤才過於斯立或二邑之令賢否不類歟夫不自安者防偪不自信者

避嫌非丞之過任丞者之過也不然韓子將有為而言耳豈一是語哉雖然偪與嫌固非君子所當慮亦非君子所甘犯故忘所委任而諉以自放者非忠自多其能而因以逆聲利者非義惟以正自處遜以出之裕以成之必不得已焉而後身任其責則吾所可否者在理而不在已焉能不行是丞之於邑固足以有為也吾友朱孟瑜疏暢不詭和易有決其材真可適治方在太學時大司成王先王廷貴亦嘗器許聲望迥出時輩滿泛濫

流於是官也何有予患今世郡邑之佐其賢者多抗以自高不賢者或卑以自豚率委過於其長為之長者亦復偃然自好聽其所如皆非古人恊恭相規之意莆文獻邦也其民淳其治易舉孟瑜行必有合其士大夫多予同年故人有足可為予賤師友者公務時閒齋居靜雅試以予言先之必有過而語之以善道者善可優於天下而況一邑哉孟瑜自此當日益矣

張惟和中鄉試序

景泰七年秋八月順天府鄉試得士三百有奇容有誦第七人張祥者曰君少從今太常卿許先生學吟咏為古人文得先生之蘊及長以舉進士為業又從前翰林裴先生受詩經甫有成而裴以方岳出鎮復進治春秋徧歷諸儒門得聞緒論京師學者多所推許茲當大比乃能翹然出羣有司者又特著其文以傳彼則誠賢且能也願為我一言以致賀焉予惟賓興之遐周制也自三物之教缺而取士專以文凡業儒者率皆以經義為

本質而行其文詞故其企於成也易然亦有該洽典籍名聲流聞終身不得一舉者此理所未深曉古稱才與命不相値豈其為之者人而成之者天乎盡乎人而不得乎天可憫也未盡乎人而偶得乎天可戒也既盡乎人而又得乎天斯可勸矣學行信於鄉是之謂盡乎人進取合於公是之謂得乎天此其有光於科目而為士者之所共賀也豈一人之榮哉予雖未識惟和而容之言如此將庶幾前所謂該洽羣集名聲流聞而合於公

者歟世嘗以是為難而君具有之則其才與命固相值矣行將與十二州俊乂從事於春官大廷之列一舉而盡天下之善以收科目之全功則君之事有成而可以終受賀也尚相與勉之毋或自滿客以予言為然遂書之以賀

送魏廷用序

魏先生廷用為瀧水丞數舉善政事當民者力持之無所顧嫌偪及父喪去任民皆遮道擁留歌頌至今不置

服闋改濬邑丞遇事如瀧水而剛直過昔竟以形迹被誣免官士大夫有知其寃而為成案所阻詞窮力詘而不得白惴惴焉罔知攸從留都下者五年矣今聖天子光復寳位困窮悉舉幽枉必達得援例復其官以歸秋八月道出崇文門嘗所遊從者設供帳以餞之客有颺言於衆者曰聞之瀧濬二州之人昔公之佐邑也衣食無所缺盜賊無所擾田宅無兼併之虞賦役無侵漁之患吾民之從者復困者蘇少者有教而老者有養胡為

而忍忘其恩也民之言若是吾尚疑之及來京師聞前大理少卿李公奎今祭酒陳公詢撫廵畿甸監察御史陳君介李君周監治大名俱上疏奏公才能出衆優於佐理政績顯著民心悦服請加優異然後向之所聞可以盡信而遠大在所不言也不意公竟爲惡已者黜罷誣以斂民徵索無驗則盡出其先世丈物而易償之橐索一空僅以家口返凡其見惡於上者則皆下之所感者也嗚呼人以仕宦致殷富而公失其家人以善政躋

顯榮而公更以禍司紀律者可以形迹求人乎哉雖然善惡是非存乎已毁譽愛憎出乎人成敗利鈍由乎命出乎人者不可常由乎命者不可必君子之所以自致者惟善惡是非而已耳公蚤舉賢良繼為長吏出處惟正惠及於民存乎已者可謂有得矣雖其中缺掌任途頗遭毁斥而令以冠珮還家事竟雪白亦其為仁之力足以勝乎人而俟夫命也去就之間寧復有愧哉且聞公家乘為唐大貞公之後令公雖去任其子瀚以進士

為侍御史懷抱利器有為將來凡公之所施未究者將盡發之侍御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請執以竢之毋以離别為也衆以容之言可考遂次第其語因予以書之

雲程履歷詩序

士固有一出而名天下濟四海者此古大人之事不易為也亦有少發而輒沮敗久任而功無聞此世常人之事不足為也至若名與實俱才與位稱進退以道始終

自得從容和裕於貴達之鄉使天下陰受其澤莫得而毀譽之者此達人之事人皆願望而又不可以必為也嗟夫不由履歷者不易為不能履歷者不足為由履歷而至焉者又不可以必為然則士之仕也終無日哉葢亦有懸乎命關乎時至焉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矣余同年劉君濬淵以英敏致遠之才適會夫昌明澤利之期自弟子員登進士為尚書秋官主事僉憲江浙文章政事迴乎出羣所至不動聲色隱然成績譽諸重載之舟

放諸長江大河旁無觸沮不事操運順流而來一日千里自是以往葢有不知其紀極者視彼風帆浪楫取速於顛沛之餘者可並語哉然則致遠之士豈直其材之異於人耶好事者即其履歷先後為十二事繪圖賦詩以贈濬淵其言皆和平雅澹規頌並存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禮義於以見士大夫之重濬淵之賢而樂其有成不止於一人而已也濬淵尚亦慎勉之

王希曾冠序

翰林侍講毘陵王先生舉古禮冠其子沂希曾與希曾同業者讚之曰儀物式備賔客孔嘉日吉時良首服具加陟降秩秩容光滿家希曾之心能無樂乎吾儕亦人子何能及希曾也其父友兵部主事趙君克周以此言告予將致余言為希曾勸因復之曰是知禮之華而不知其實能知樂而不知遺其憂者也夫冠父道之成子道之始非特為觀美之具父母所以教養其子拳拳不已於懷者望其長而能自立庶吾一日之少休也

令茲四體無虞禮義日彰厥齒可以任成已於是告諸祖宗參諸卜筮咨諸僚友舉所望以責成之昇之言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夫然後字之而不名禮之而不黎登諸成列而不以供童孺之事作止之間隱然有交更付授之意情文至此子之心能無思乎將曰吾父母所以教養乎我者繼自稱成人矣理義未明人向以我為幼而今以為愚言動不謹人向以我為少而今以為縱進為少緩人向以我為未及而今以為無能凡善有可稱

者今皆謂為當然過有未改者今皆指以為罪矣彼加而祝釐而守櫝而禮我者皆世之名能人也雖父母猶將以歲月假我其如彼乎哉門第或窮以約甲以下黯以劣又不幸或出於孤孽無望於父母茂闢乎禮教者猶充自奮况世家名族為宗於父母見禮於宗族鄉黨者而可不急此其心將何如憂而言者直以儀文末節樂之葢知希曾之淺者也雖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憂成以樂敗者使希曾誠能知所當重葢自進諸用無愧於

今日之舉用無失於先生之望如是而後樂可庶幾否則非所云也古冠禮既畢冠者遂出見於鄉先生執友鄉先生執友有誨之者則拜余於希曾信有一日之長義當厚故欲以所言進之於道然不敢以先生執友之禮自處也毋煩拜

方洲集卷十五